

目 录

哈姆莱特

第一幕	315
第一场 厄耳锡诺。城堡前的露台	315
第二场 城堡中的大厅	318
第三场 波洛涅斯家中一室	324
第四场 露台	326
第五场 露台的另一部分	328
第二幕	332
第一场 波洛涅斯家中一室	332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334
第三幕	347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	347
第二场 城堡中的厅堂	351
第三场 城堡中一室	361
第四场 王后寝宫	363
第四幕	367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	367
第二场 城堡中另一室	368
第三场 城堡中另一室	369
第四场 丹麦原野	371
第五场 厄耳锡诺。城堡中一室	372
第六场 城堡中另一室	378
第七场 城堡中另一室	379

第五幕	382
第一场 墓地	382
第二场 城堡中的厅堂	389

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一幕	402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402
第二场 同前。街道	407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409
第四场 同前。街道	411
第五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厅堂	413
第二幕	418
第一场 维洛那。凯普莱特花园墙外的小巷	418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的花园	419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423
第四场 同前。街道	425
第五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的花园	429
第六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431
第三幕	432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432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的花园	436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439
第四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442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443
第四幕	448
第一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448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厅堂	450
第三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452
第四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厅堂	453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454

第五幕	457
第一场 曼多亚。街道	457
第二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459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坟墓所在的墓地	459

李尔王

第一幕	469
第一场 李尔王宫中大厅	469
第二场 葛罗斯特伯爵城堡中的厅堂	475
第三场 奥本尼公爵府中一室	479
第四场 同前。厅堂	480
第五场 奥本尼公爵府外庭	488
第二幕	490
第一场 葛罗斯特伯爵城堡内庭	490
第二场 葛罗斯特城堡之前	493
第三场 荒野的一部	497
第四场 葛罗斯特城堡前	497
第三幕	504
第一场 荒野	504
第二场 荒野的另一部分	505
第三场 葛罗斯特城堡中的一室	507
第四场 荒野。茅屋之前	507
第五场 葛罗斯特城堡中一室	512
第六场 邻接城堡的农舍一室	512
第七场 葛罗斯特城堡中一室	516
第四幕	519
第一场 荒野	519
第二场 奥本尼公爵府前	521
第三场 多佛附近法军营地	523
第四场 同前。帐幕	525
第五场 葛罗斯特城堡中一室	525

第六场 多佛附近的乡间	527
第七场 法军营帐	533
第五幕	536
第一场 多佛附近英军营地	536
第二场 两军营地之间的原野	538
第三场 多佛附近英军营地	538

奥瑟罗

第一幕	549
第一场 威尼斯。街道	549
第二场 另一街道	553
第三场 议事厅	555
第二幕	563
第一场 塞浦路斯岛海口—市镇。码头附近的广场	563
第二场 街道	569
第三场 城堡中的厅堂	570
第三幕	577
第一场 塞浦路斯。城堡前	577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579
第三场 城堡前	579
第四场 城堡前	590
第四幕	595
第一场 塞浦路斯。城堡前	595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602
第三场 城堡中另一室	608
第五幕	611
第一场 塞浦路斯。街道	611
第二场 城堡中的卧室	615

哈姆莱特

剧中人物

克劳狄斯 丹麦国王

哈姆莱特 前王之子，今王之侄

福丁布拉斯 挪威王子

霍拉旭 哈姆莱特之友

波洛涅斯 御前大臣

雷欧提斯 波洛涅斯之子

伏底曼德

考尼律斯

罗森克兰兹

吉尔登斯吞

奥斯里克

} 朝臣

侍臣

神父

马西勒斯

勃那多

} 军官

弗兰西斯科 兵士

雷奈尔多 波洛涅斯之仆

众伶人

二小丑 掘坟墓者

队长

英国使臣

葛特露 丹麦王后，哈姆莱特之母

奥菲利娅 波洛涅斯之女

贵族、贵妇、军官、兵士、教士、水手、使者及侍从

哈姆莱特父亲的鬼魂

地 点

厄耳锡诺

第一幕

第一场 厄耳锡诺。城堡前的露台

弗兰西斯科立台上守望。勃那多自对面上。

勃那多 那边是谁？

弗兰西斯科 不，你先回答我；站住，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勃那多 国王万岁！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吗？

勃那多 正是。

弗兰西斯科 你来得很准时。

勃那多 现在已经打过十二点钟；你去睡吧，弗兰西斯科。

弗兰西斯科 谢谢你来替我；天冷得厉害，我心里也老大不舒服。

勃那多 你守在这儿，一切都很安静吗？

弗兰西斯科 一只小老鼠也不见走动。

勃那多 好，晚安！要是你碰见霍拉旭和马西勒斯，我的守夜的伙伴们，就叫他们赶紧来。

弗兰西斯科 我想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喂，站住！你是谁？

霍拉旭及马西勒斯上。

霍拉旭 都是自己人。

马西勒斯 丹麦王的臣民。

弗兰西斯科 祝你们晚安！

马西勒斯 啊！再会，正直的军人！谁替了你？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接我的班。祝你们晚安！

下。

马西勒斯 喂！勃那多！

勃那多 喂，——啊！霍拉旭也来了吗？

霍拉旭 有这么一个他。

勃那多 欢迎，霍拉旭！欢迎，好马西勒斯！

马西勒斯 什么！这东西今晚又出现过了吗？

勃那多 我还没有瞧见什么。

马西勒斯 霍拉旭说那不过是我们的幻象。我告诉他我们已经两次看见这一个可怕的怪象，他总是不肯相信；所以我请他今晚也来陪我们守一夜，要是这鬼魂再出来，就可以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还可以叫他和它说几句话。

霍拉旭 嘿，嘿，它不会出现的。

勃那多 先请坐下；虽然你一定不肯相信我们的故事，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两夜来所看见的情形再向你絮叨一遍。

霍拉旭 好，我们坐下来，听听勃那多怎么说。

勃那多 昨天晚上，北极星西的那颗星已经移到了它现在的地方，时钟刚敲了一点，马西勒斯和我——

鬼魂上。

马西勒斯 住声！不要说下去；瞧，它又来了！

勃那多 正像已故的国王的模样。

马西勒斯 你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话，霍拉旭。

勃那多 它的样子不像已故的国王吗？看，霍拉旭。

霍拉旭 像得很；它使我心里充满了恐怖和惊奇。

勃那多 它希望我们对它说话。

马西勒斯 你去问它，霍拉旭。

霍拉旭 你是什么鬼怪，胆敢僭窃丹麦先王出征时的神武雄姿，在这样深夜的时分出现？凭着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话！

马西勒斯 它生气了。

勃那多 瞧，它昂然不顾地走了！

霍拉旭 不要走！说呀，说呀！我命令你，快说！

鬼魂下。

马西勒斯 它走了，不愿回答我们。

勃那多 怎么，霍拉旭！你在发抖，你的脸色这样惨白。这不是幻象吧？你有什么高见？

霍拉旭 对着上帝起誓，倘不是我自己的眼睛向我证明，我再也不会相信这样的怪事。

马西勒斯 它不像我们的国王吗？

霍拉旭 正像你是你自己一样。它身上的那副战铠，正是他讨伐野心的挪威王的时候所穿的；它脸上的那副怒容，活像它有一次在谈判决裂以后把那些乘雪车的波兰人击溃在冰上的时候的神气。怪事怪事！

马西勒斯 前两次他也是这样不先不后地在这个静寂的时辰，用军人的步态走过我们的眼前。

霍拉旭 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想法；可是大概推测起来，这恐怕预兆着我们国内将要有一番非常的变故。

马西勒斯 好吧，坐下来。谁要是知道的，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森严的戒备，使全国的军民每夜不得安息；为什么每天都在制造铜炮，还要向国外购买战具；为什么赶造大批船只，连星期日也不停止工作；这样夜以继日地辛苦忙碌，究竟为了什么？谁能告诉我？

霍拉旭 我可以告诉你；至少一般人都是这样传说。刚才他的形象还向我们出现的那位已故的王上，你们知道，曾经接受骄矜好胜的挪威的福丁布拉斯的挑战；在那一次决斗中间，我们的勇武的哈姆莱特，——他的英名是举世称颂的——把福丁布拉斯杀死了；按照双方根据法律和骑士精神所订立的协定，福丁布拉斯要是战败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须把他所有的一切土地拨归胜利的一方；同时我们的王上也提出相当的土地作为赌注，要是福丁布拉斯得胜了，就归他所有，正像在同一协定上所规定的，他失败了，哈姆莱特可以把他的土地没收一样。现在要说起那位福丁布拉斯的儿子，他生得一副烈火也似的性格，已经在挪威四境召集了一群无赖之徒，供给他们衣食，驱策他们去干冒险的勾当。他的惟一的目的，我们的当局看得很清楚，无非是要用武力和强迫性的条件，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照我所知道的，这就是我们种种准备的主要动机，我们这样戒备的惟一原因，也是全国所以这样慌忙骚乱的缘故。

勃那多 我想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那位王上在过去和目前的战乱中间，都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所以无怪他的武装的形象要向我们出现示警了。

霍拉旭 那是扰乱我们心灵之眼的一点微尘。从前在富强繁盛的罗马，在那雄才大略的裘力斯·凯撒遇害以前不久，披着殒衾的死人都从坟墓里出来，在街道上啾啾鬼语，星辰拖着火尾，露水带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蚀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这一类预报重大变故的征兆，在我们国内也已经屡次出现了。可是不要响！瞧！瞧！它又来了！

鬼魂重上。

我要挡住它的去路，即使它会害我。不要走，鬼魂！要是你能开口，对我说话吧；要是我有可以为你效劳之处，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那么对我说话吧：

鸡啼。

要是你预知祖国的命运，靠着你的指示，也许可以及时避免未来的灾祸，那么对我说话吧；或者你在生前曾经把你搜括得来的财宝埋藏在地下，我听见人家说，鬼魂往往在他们藏金的地方徘徊不散，要是有这样的事，你也对我说话吧；不要走，说呀！拦住它，马西勒斯。

马西勒斯 要不要用我的戟刺它？

霍拉旭 好的，要是它不肯站定。

勃那多 它在这儿！

霍拉旭 它在这儿！

马西勒斯 它走了！

鬼魂下。

我们不该用暴力对待这样一个尊严的亡魂；因为它是像空气一样不可侵害的，我们无益的打击不过是恶意的徒劳。

勃那多 它正要说话的时候，鸡就啼了。

霍拉旭 于是它就像一个罪犯听到了可怕的召唤似的惊跳起来。我听人家说，报晓的雄鸡用它高锐的啼声，唤醒白昼之神，一听到它的警告，那些在海里、火里、地下、空中到处浪游的有罪的灵魂，就一个个钻回自己的巢穴里去；这句话现在已经证实了。

马西勒斯 他正是在鸡鸣的时候隐去的。有人说，我们的救主将要诞生之前，这报晓的鸟儿会彻夜长鸣；那时候，他们说，没有一个鬼魂可以出外行走，夜间的空气非常清静，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

霍拉旭 我也听人家这样说过，倒有几分相信。可是瞧，清晨披着赤褐色的外衣，已经踏着那边东方高山上的露水走过来了。我们也可以下班了。照我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我们今夜看见的事情告诉年轻的哈姆莱特；因为凭着我的生命起誓，这一个鬼魂虽然对我们不发一言，见了他一定有话要说。你们以为按着我们的交情和责任说起来，是不是应当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马西勒斯 很好，我们决定去告诉他吧；我知道今天在什么地方最容易找到他。

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的大厅

国王、王后、哈姆莱特、波洛涅斯、雷欧提斯、伏底曼德、考尼律斯、群臣、侍从等上。

国王 虽然我们亲爱的王兄哈姆莱特新丧未久，我们的心里应当充满了悲痛，我们全国都应当表示一致的哀悼，可是我们凛于后死者责任的重大，不能不违情逆性，一方面固然要用适度的悲哀纪念他，一方面也要为自身的利害着想；所以，在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绪之下，让幸福和忧郁分据了我的两眼，殡葬的挽歌和结

婚的笙乐同时并奏，用盛大的喜乐抵消沉重的不幸，我已经和我旧日的长嫂，当今的王后，这一个多事之国的共同的统治者，结为夫妇；这一次婚姻事先曾经征求各位的意见，多承你们诚意的赞助，这是我必须向大家致谢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知道，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看轻了我们的实力，也许他以为自从我们亲爱的王兄驾崩以后，我们的国家已经瓦解，所以挟着他的从中取利的梦想，不断向我们书面要求把他的父亲依法割让给我们英勇的王兄的土地归还。这是他一方面的话。现在要讲到我们的态度和今天召集各位来此的目的。我们的对策是这样的：我这儿已经写好了一封信给挪威国王，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的叔父，他因为卧病在床，不曾与闻他侄子的企图，在信里我请他注意他的侄子擅自在国内征募壮丁，训练士卒，积极进行各种准备的事实，要求他从速制止他的进一步的行动；现在我就派遣你，考尼律斯，还有你，伏底曼德，替我把这封信送给挪威老王，除了训令上所规定的条件以外，你们不得滥用你们的权力和挪威成立逾越范围的妥协。你们赶紧去吧，再会！

考尼律斯 我们敢不尽力执行陛下的旨意。

伏底曼德

国王 我相信你们的忠心；再会！

伏底曼德、考尼律斯同下。

现在，雷欧提斯，你有什么话说？你对我说你有一个请求；是什么请求，雷欧提斯？只要是合理的事情，你向丹麦王说了，他总不会不答应你。你有什么要求，雷欧提斯，不是你未开口我就自动许给了你？丹麦王室和你父亲的关系，正像头脑之于心灵一样密切；丹麦国王乐意为你父亲效劳，正像双手乐于为嘴效劳一样。你要些什么，雷欧提斯？

雷欧提斯 陛下，我要请求您允许我回到法国去。这一次我回国参加陛下加冕的盛典，略尽臣子的微忱，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可是现在我的任务已尽，我的心愿又向法国飞驰，但求陛下开恩允准。

国王 你父亲已经答应你了吗？波洛涅斯怎么说？

波洛涅斯 陛下，我却不过他几次三番的恳求，已经勉强答应他了；请陛下放他去吧。

国王 好好利用你的时间，雷欧提斯，尽情发挥你的才能吧！可是，来，我的侄儿哈姆莱特，我的孩子——

哈姆莱特 旁白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

国王 为什么愁云依旧笼罩在你的身上？

哈姆莱特 不，陛下，我已经在太阳里晒得太久了。

王后 好哈姆莱特，脱下你的黑衣，对国王应该和颜悦色一点；不要老是垂下了眼皮，在泥土之中找寻你的高贵的父亲。你知道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活着的

人谁都要死去，从生存的空间踏进了永久的宁静。

哈姆莱特 嗯，母亲，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王后 既然是很普通的，那么你为什么瞧上去好像老是这样郁郁于心呢？

哈姆莱特 好像，母亲！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什么“好像”不“好像”。

好妈妈，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规定的丧服、难以吐出来的叹气、像滚滚江流一样的眼泪、悲苦沮丧的脸色，以及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的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实的情绪。这些才真是给人瞧的，因为谁都可以做作成这种样子。它们不过是悲哀的装饰和衣服；可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

国王 哈姆莱特，你这样孝思不匮，原是你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过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那后死的儿子为了尽他的孝道，必须有一个时期服丧守制，然而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它表现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一个经不起艰难痛苦的心，一个缺少忍耐的头脑和一个简单愚昧的理性。既然我们知道那是无可避免的事，无论谁都要遭遇到同样的经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地把它介介于怀呢？嘿！那是对上天的罪戾，对死者的罪戾，也是违反人情的罪戾；在理智上它是完全荒谬的，因为从第一个死了的父亲起，直到今天死去的最后一个父亲为止，理智永远在呼喊：“这是无可避免的。”我请你抛弃了这种无益的悲伤，把我当作你的父亲；因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王位的直接的继承者，我要给你的尊荣和恩宠，不亚于一个最慈爱的父亲之于他的儿子。至于你要回到威登堡去继续求学的意思，那是完全违反我们的愿望的；请你听从我的劝告，不要离开这里，在朝廷上领袖群臣，做我们最亲近的国亲和王子，使我们因为每天能够看见你而感到欢欣。

王后 不要让你母亲的祈求全归无用，哈姆莱特；请你不要离开我们，不要到威登堡去。

哈姆莱特 我将要勉力服从您的意志，母亲。

国王 啊，那才是一句有孝心的答复；你将在丹麦享有和我同等的尊荣。御妻，来。

哈姆莱特这一种自动的顺从使我非常高兴；为了表示庆祝，今天丹麦王每一次举杯祝饮的时候，都要放一响高入云霄的祝炮，让上天应和着地上的雷鸣，发出欢乐的回声。来。

除哈姆莱特外均下。

哈姆莱特 啊，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这样爱我的母亲，

甚至于不愿让天风吹痛了她的脸。天地呀！我必须记着吗？嘿，她会偎倚在他的身旁，好像吃了美味的食物，格外促进了食欲一般；可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现在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可是他一点不像我的父亲，正像我一点不像赫刺克勒斯一样。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那不是好事，也不会有好结果；可是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必须噤住我的嘴！

霍拉旭、马西勒斯、勃那多同上。

霍拉旭 祝福，殿下！

哈姆莱特 我很高兴看见你身体康健。霍拉旭。

霍拉旭 我也是这样，殿下；我永远是您的卑微的仆人。

哈姆莱特 不，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和你朋友相称。你怎么不在威登堡，霍拉旭？马西勒斯！

马西勒斯 殿下——

哈姆莱特 我很高兴看见你。向勃那多午安，朋友。——可是你究竟为什么离开威登堡？

霍拉旭 无非是偷闲躲懒罢了，殿下。

哈姆莱特 我不愿听见你的仇敌说这样的话，你也不能用这样的话刺痛我的耳朵，使它相信你对你自己所作的诽谤；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偷闲躲懒的人。可是你到厄耳锡诺来有什么事？趁你未去之前，我们要陪你痛饮几杯哩。

霍拉旭 殿下，我是来参加您的父王的葬礼的。

哈姆莱特 请你不要取笑，我的同学；我想你是来参加我的母后的婚礼的。

霍拉旭 真的，殿下，这两件事情相去得太近了。

哈姆莱特 这是一举两便的办法，霍拉旭！葬礼中剩下来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霍拉旭，我宁愿在天上遇见我的最痛恨的仇人，也不愿看到那样的一天！我的父亲，我仿佛看见我的父亲。

霍拉旭 啊，在什么地方，殿下？

哈姆莱特 在我的心灵的眼睛里，霍拉旭。

霍拉旭 我曾经见过他一次；他是一位很好的君王。

哈姆莱特 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霍拉旭 殿下，我想我昨天晚上看见了他。

哈姆莱特 看见谁？

霍拉旭 殿下，我看见您的父王。

哈姆莱特 我的父王！

霍拉旭 不要吃惊，请您静静地听我把这件奇事告诉您，这两位可以替我做见证。

哈姆莱特 看在上帝的分上，讲给我听。

霍拉旭 这两位朋友，马西勒斯和勃那多，在万籁俱寂的午夜守望的时候，曾经连续两夜看见一个自顶至踵全身甲冑、像您父亲一样的人形，在他们的面前出现，用庄严而缓慢的步伐走过他们的身边。在他们惊奇骇愕的眼前，它三次走过去，他手里所握的鞭杖可以碰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吓得几乎浑身都瘫痪了，只是呆立着不动，一句话也没有对他说。怀着惴惧的心情，他们把这件事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就在第三夜陪着他们一起守望；正像他们所说的一样，那鬼魂又出现了，出现的时间和他的形状，证实了他们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我认识您的父亲；那鬼魂是那样酷肖他的生前，我这两手也不及他们彼此的相似。

哈姆莱特 可是这是在什么地方？

马西勒斯 殿下，就在我们守望的露台上。

哈姆莱特 你们没有和他说话？

霍拉旭 殿下，我说了，可是他没有回答我；不过有一次我觉得他好像抬起头来，像要开口说话似的，可是就在那时候，晨鸡高声啼了起来，他一听见鸡声，就很快地隐去不见了。

哈姆莱特 这很奇怪。

霍拉旭 凭着我的生命起誓，殿下，这是真的；我们认为按着我们的责任，应该让您知道这件事。

哈姆莱特 不错，不错，朋友们；可是这件事情很使我迷惑。你们今晚仍旧要去守望吗？

马西勒斯 是，殿下。

勃那多 你们说他穿着甲冑吗？

马西勒斯 是，殿下。

勃那多 从头到脚？

哈姆莱特 从头到脚，殿下。

勃那多 那么你们没有看见他的脸吗？

霍拉旭 啊，看见的，殿下；他的脸甲是掀起的。

哈姆莱特 怎么，他瞧上去像在发怒吗？

霍拉旭 他的脸上悲哀多于愤怒。

哈姆莱特 他的脸色是惨白的还是红红的？

霍拉旭 非常惨白。

哈姆莱特 他把眼睛注视着你们吗？

霍拉旭 他直盯着我瞧。

哈姆莱特 我真希望当时我也在场。

霍拉旭 那一定会使您惊愕万分。

哈姆莱特 多半会的，多半会的。他停留得长久吗？

霍拉旭 大概有一个人用不快不慢的速度从一数到一百的那段时间。

马西勒斯 还要长久一些，还要长久一些。

勃那多

霍拉旭 我看见他的时候，不过这么久。

哈姆莱特 他的胡须是斑白的吗？

霍拉旭 是的，正像我在他生前看见的那样，乌黑的胡须里略有几根变成白色。

哈姆莱特 我今晚也要守夜去；也许他还会出来。

霍拉旭 我可以担保他一定会出来。

哈姆莱特 要是他借着我的父王的形貌出现，即使地狱张开嘴来，叫我不要作声，我也一定要对他说话。要是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别人，那么我要请求你们大家继续保持沉默；无论今夜发生什么事情，都请放在心里，不要在口舌之间泄漏出去。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忠诚。好，再会；今晚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之间，我要到露台上来看你们。

众人 我们愿意为殿下尽忠。

哈姆莱特 让我们彼此保持着不渝的交情；再会！

霍拉旭、马西勒斯、勃那多同下。

我父亲的灵魂披着甲冑！事情有些不妙；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奸人的恶计。但愿黑夜早点到来！静静地等着吧，我的灵魂；罪恶的行为总有一天会发现，虽然地上所有的泥土把它们遮掩。

下。

第三场 波洛涅斯家中一室

雷欧提斯及奥菲利娅上。

雷欧提斯 我需要的物件已经装在船上，再会了；妹妹，在好风给人方便、船只来往无阻的时候，不要贪睡，让我听见你的消息。

奥菲利娅 你还不相信我吗？

雷欧提斯 对于哈姆莱特和他的调情献媚，你必须把它认作年轻人一时的感情冲动，一朵初春的紫罗兰，早熟而易凋，馥郁而不能持久，一分钟的芬芳和喜悦，如此而已。

奥菲利娅 不过如此吗？

雷欧提斯 不过如此；因为像新月一样逐渐饱满的人生，不仅是肌肉和体格的成长，而且随着身体的发展，精神和心灵也同时扩大。也许他现在爱你，他的真诚的意志是纯洁而不带欺诈的；可是你必须留心，他有这样高的地位，他的意志并不属于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也要被他的血统所支配；他不能像一般庶民一样为自己选择，因为他的决定足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危，他是全身的首脑，他的选择必须得到各部分肢体的同意；所以要是他说，他爱你，你要明白，以他的身份地位能够把自己的话实现多少，那是必须以丹麦的公意给他的赞许为限的。你再想一想，要是你用过于轻信耳朵倾听他的歌曲，让他攫走了你的心，在他的狂妄的湊求之下，打开了你的宝贵的童贞，那时候你的名誉将要蒙受多大的损失。留心，奥菲利娅，留心，我的亲爱的妹妹，不要放纵你的爱情，不要让欲望的利箭把你射中。一个自爱的女郎，不应该向月亮显露她的美貌；圣贤也不能逃避谗口的中伤；春天的草木往往还没有吐放它们的蓓蕾，就被蛀虫蠹蚀；朝露一样晶莹的青春，常常会受到罡风的吹打。所以留心吧，戒惧是最安全的方策；即使没有旁人的诱惑，少年的血气也要向他自己叛变。

奥菲利娅 我将要记住你这个很好的教训，让它看守着我的心。可是，我的好哥哥，你不要像有些坏牧师一样，指点我上天去的险峻的荆棘之途，自己却在花街柳巷流连忘返，忘记了自己的箴言。

雷欧提斯 啊！不要为我担心。我耽擱得太久了；可是我的父亲来了。

波洛涅斯上。

雷欧提斯 两度的祝福是双倍的福分；第二次的告别是格外可喜的。

波洛涅斯 还在这儿，雷欧提斯！上船去，上船去，真好意思！风息在帆顶上，人家都在等着你哩。好，我为你祝福！还有几句教训，希望你铭刻在记忆之中：

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行。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狎昵。相知有素的朋友，应该用钢圈箍在你的灵魂上，可是不要对每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你的交情。留心避免和人家争吵；可是万一争端已起，就应该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可以轻侮的。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接受每一个人的批评，可是保留你自己的判断。尽你的财力购制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炫新立异，必须富丽而不浮艳，因为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法国的名流要人，在这一点上是特别注重的。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再会；愿我的祝福使这一番话在你的行事中遵行！

雷欧提斯 父亲，我告别了。

波洛涅斯 时候不早了；去吧，你的仆人都在等着。

雷欧提斯 再会，奥菲利娅，记住我对你说的话。

奥菲利娅 你的话已经锁在我的记忆里，那钥匙你替我保管着吧。

雷欧提斯 再会！

下。

波洛涅斯 奥菲利娅，他对你说些什么话？

奥菲利娅 回父亲的话，我们刚才谈起哈姆莱特殿下事情。

波洛涅斯 嗯，这是应该考虑一下的。听说他近来常常跟你在一起，你也从来不拒绝他的求见；要是果然有这种事——人家这样告诉我，也无非是叫我注意的意思——那么我必须对你说，你还没有懂得你做了我的女儿，按照你的身份，应该怎样留心你自己的行动。究竟在你们两人之间有些什么关系？老实告诉我。

奥菲利娅 父亲，他最近曾经屡次向我表示他的爱情。

波洛涅斯 爱情！呸，你讲的话完全像是一个不曾经历过这种危险的不懂事的女孩子。你相信他所说的那些表示吗？

奥菲利娅 父亲，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想才好。

波洛涅斯 好，让我来教你；你应该这样想，你是一个小孩子，竟然把这些假意的表示当作了真心的奉献。你应该表现出更大的架子，要不然你会让我们都出丑。

奥菲利娅 父亲，他向我求爱的态度是很光明正大的。

波洛涅斯 不错，他的态度很好，很好。

奥菲利娅 而且，父亲，他差不多用尽一切指天誓日的神圣的盟约，证实他的言语。

波洛涅斯 嗯，这些都是捕捉愚蠢的山鹑的圈套。我知道在热情燃烧的时候，一个人无论什么盟誓都会说出口来；这些火焰，女儿，是光多于热的，一说出口就会光消焰灭，你不能把它们当作真火看待。从现在起，你还是少露一些你的女